

新民晚报 星期天夜光杯 / 夜光杯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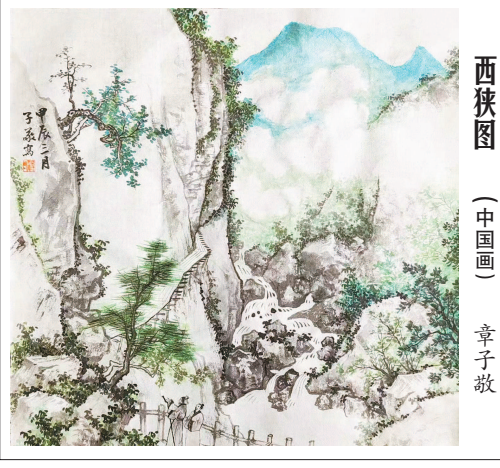
谈谈杨度

谢俊美

杨度是湖南湘阴人，早年留学日本。由于日本是实行君主立宪制度的国家，这对杨度的政治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。他的老师王闿运是研究帝王之学的。因此，杨度对君主立宪制度很感兴趣。深知袁世凯不喜欢民主共和。针对民初混乱的政局和袁世凯敌视共和的态度，1915年，杨度与孙毓筠、胡瑛、李燮、刘师培、严复组织“筹安会”，以“筹一国之安”。杨度还发表了《君宪救国论》长文，鼓吹帝制，拥袁为洪宪皇帝。袁氏一命呜呼，杨度等人作为祸首，遭到通缉。

洪宪帝制失败后，杨度流落上海静安寺路（今南京西路），皈依佛门，穷困潦倒。一次偶然的机遇，他结识了陈赓。当时陈赓在周恩来领导下担任中央特科二科情报科科长。周恩来认为，杨度社交面广，熟悉中国政治情况，不妨与之联络。于是，陈赓成了杨度的座上宾。杨度通过与陈赓的接触，开始同情革命。1927年，李大钊被军阀张作霖逮捕时，杨度曾奔走营救。李大钊牺牲后，他继续在北方奔走营救被捕的其他共产党人，多方帮助和救济被难者家属，还曾变卖家产捐助党的经费。杨度通过各种关系获取大量重要情报，及时贡献给我党，起到了别人无法取代的特殊作用。后来经人建议杨度正式提出入党的要求，经周恩来批准，正式吸纳杨度为我党的秘密党员。1931年4月，顾顺章在武汉叛变投敌，当时是中央特科董维健护送顾顺章去武汉的，顾叛变后，董设法逃回上海，处境十分危险。由潘汉年安排藏匿于杨度家中数月。其时杨度已患病卧床，但仍十分关心董氏。1931年9月19日，杨度在上海病逝。周恩来、潘汉年等特地前往吊唁，对其家属子女表示慰问，同时对他们的生活作了妥善安排。

信仰是一种追求，杨度最终选择了共产主义道路，并为之奋斗一生，值得称赞和肯定。



西狭图 (中国画) 童子敬

有名有姓

蔡崇达

究竟是什么时候知道的呢？知道一切都在迅速崩解。曾以为时间是尘土，只是耐心地堆积，悄悄地、轻轻地掩埋，最终在记忆中堆出一片又一片松软的沙漠，浩瀚无垠地空白了。想着，如果是这般，倒也有某种踏实：看不到它们的样子了，但它们还在。偶尔思绪的风吹过，还能吹起掩埋于底下的过去的某些轮廓。但后来我知道了，日子在往前展开着，日子在身后瓦解着。如同尘土的，不是时间，而是被时间分解的所有过去——它们大都粉碎到肉眼再看不见，只有最刻骨且坚硬的部分，才能顽强抵抗一二，但最终也只是如同一个细密的光点，撞向那些已经混沌晦暗的过往，抓取些许本来被瓦解粉碎的部分。不仅把它们粘住了，抓住了，还把它们的艰难地包裹在自己的身体里。年少时，我便学会向文字、向写作求助。我试图用文字拓出去的一个个亲人的样子；我试图用文字抵达自己内心深处曾有过的，他人灵魂的印记。我拼命在自己内心去找到他人的时候，也才知道，所有的写作，其实都是试图在为自己和他人人生下故乡——于我们生命中出现过一个个灵魂，参与并构成了我们本身，他们是我们的来处，是构成也是安放我们的灵魂的地方。他们是我们的故乡。

我知道，只有让这么一个个灵魂有名有姓，我们的故乡才能坚硬地存在于时间之中。写作《皮囊》，是我第一次回望来处，试图通过看见别人去看见自己，也试图通过看见自己去看见别人。人与人之间可以相互投射，帮助彼此看见自己，这真是上天的慈悲。《命运》里，我试图在几个人命运的长征里，去看见人的一生成着

如何的过去和未来，也因此知道，在任何一个个让人难受、让人迷惘的命运的特角杳冥，总有亿万万的灵魂也曾行进于此，也曾困惑于此。因此，人只有看得见他人，内心才不会孤单——在任何痛苦人生的命题点上，总有众多灵魂试图陪伴着彼此。这次写作《草民》，我让自己回到“所有人”里面去。和所有人在一起，构成所有人，由所有人构成。《草民》里，我试图写出尽可能多的父亲，尽可能多的母亲，尽可能多的祖母，尽可能多的自己……，我希望尽可能多的人，能借由此，看到尽可能多的父亲、母亲、祖母……，我其实是希望，这本书连同《皮囊》《命运》，把我们的故乡，完整地生下。人们总是需要故乡的，特别在这个不断摧毁和建设的当下——我们只有知道故乡如何构成我们，我们才能知道，自己可以如何探向远方。

从2014年到2024年，这三本书写了十年。2014年，我是既告别家乡又永远无法抵达远方的人，不知道如何展开每个新的日子，十年后的如今，我终于把故乡生下来了。我因为回家而自由了，也因为回得了家而更有力量去往远方。《草民》之后，我即将开始自己写作的远游，但无论我去到哪里，我知道的，其实所有去处，终究是我们的来处。

吃货的隐秘

黄飞瓓

我信奉香港美食协会那句口号——那福大于寿福。意思是即便你活了一百岁，没有美食相伴，人生也没什么意义。或许是我受了你的影响，在我们结伴走天涯的队伍中，以美食为旅行质量标准的吃货，一天比一天多。不过，也时时遇到过不去的难关。而且，只要是个旅游地总是敝帚自珍，自诩美食天堂，不许反驳，否则和你拼命。如是，有些地方东西之难吃，不仅你预想不到，且都穿着皇帝的新装，不容你说真相。

说三件事。

第一件。如果上海人到泰国、马来西亚、斯里兰卡去玩，住的是五星级宾馆，却一直有腹饥感，请千万不要觉得奇怪。这些靠近赤道的国家，种不了我们南方人常吃的大米，所有出产的都是长条的“洋西米”。此类米偶尔吃一顿味道还行，有些潮汕的蒸饭做得非常好，但是连吃三顿马上倒胃口，因为它们给上海人的感觉永远是胀而不饱。在斯里兰卡的首都，所有的大米都是从中国进口的，高级超市卖到70元人民币一公斤。宾馆自助餐有粥，但是细长的米一烧就碎，根本黏不起来，泡饭不像泡饭，汤不像汤，难以咽下。

第二件。说到安徽，食材没话说，大别山家养的土猪，特别是黑毛的，如果加以腌制，蒸出来的滋味是香气扑鼻，软糯如棉；南部地区的咸鸭子，如果用正宗老土鸭，其香味可以打穿一幢大楼；用皖西北的刷水点出来的腐乳，可能是全世界最好吃的腐乳。但是在安徽的民间料理手段实在不敢恭维。我们让屠户拿了一头黑毛猪二十几个人分。有人要大排，屠户怎么也听不懂，以至于我们怀疑他的职业

周作人的散文

周丹枫

周作人在上世纪二十年代的散文，至今仍值得品味。这些短篇作品的行文，犹如行云流水；表达的感情，澄澈、平和、恬静。

写于1924年2月的《故乡的野菜》中，他这样描写紫云英：“农人在收获后，播种田亩，用作肥料，是一种很被贱视的植物，但采取嫩茎熬食，味颇鲜美，似豌豆苗。”他笔下的成片紫云英，更是美景如画：“花紫红色，数十亩接连不断，一片锦绣，如铺着华美的地毯，非常好看，而且花朵状若蝴蝶，又如鸡雏，尤为小孩所喜。”周作人很喜欢江南的乌篷船，他在1926年11月写的《乌篷船》中，记述他坐乌篷船游山玩水的情景：“你坐在船上，应该是游山的态度，看看四周物色，随处可见的山，岸旁的乌桕，各式各样的桥，困倦的时候睡在舱中拿出随笔来看，或者冲一碗清茶喝喝。”这就是他钟情的山水景色，喜爱的闲适生活。

汤显祖在遂昌

吴祝华

万历二十一年（1593年），44岁的汤显祖在浙江遂昌任知县，深受人民爱戴。《牡丹亭》是汤显祖在遂昌时创作的，与遂昌的自然风光和民俗文化紧密相连，记载了明代时期深厚的遂昌文化。万历二十六年（1598），汤显祖因不愿屈服于朝廷的重税政策，向吏部递交辞呈，未等批准就弃官回故乡临川。汤显祖离开遂昌后，

当地老百姓不仅专门为其建造了遗爱祠，而且在汤显祖离开遂昌10年后，推举了一名画家赴江西临川为他画像，并携归悬于祠内。这幅画像现挂于遂昌县城北街的汤显祖纪念馆内。汤显祖被后世尊称为“汤公”“汤公”如今已是中国戏曲史上的一座丰碑。许多研究汤显祖的专家学者，十分重视他在遂昌的那段生活经历。

说说擷蛋

前几天在安徽参加文化培训，宣城文庙门口到处是群众在一起耍牌。我好奇不是正流行全国的掇蛋。一问还真没猜错。来到安庆，街头巷口玩牌的风潮亦如是。掇蛋在棋牌游戏里的地位堪比球类运动里的足球，现在已经是最大宗。我的新书《打牌》出版后，出版社领导组织宣传活动，内容也非常新奇——和读者一起掇蛋。现场读者组成了若干桌，最后获胜组合对战我和嘉宾那多。我和那多赢得了最后的胜利。之后真正的读书分享活动才开始。我们从对弈讲到博弈论，从陀思妥耶夫斯基谈到胡适。胡适在日记中反复提到的打牌，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牌桌和书桌前两种辛勤的工作，棋牌确实都成为这些大家的某种番外，一个奇妙的标签。这些名人玩牌的故事流传至今，成为文学爱好者和棋牌爱好者的润滑剂。一位现场参加牌局的读者后来告诉我，文化活动加入了棋牌元素，恐怕前无古人。拜新书书名所赐，我上了电视，谈一谈掇蛋。上海人打牌以前的主流牌种是升级杀关争上游大怪路子斗地主。更古早还有一些七怪五二三和八十分等。2023年号称是上海的掇蛋元年。根据上海掇蛋协会副会长的说法，官方马上会组织各种类型的掇蛋比赛，甚至借鉴围棋会设立有一定权威性的掇蛋段位。此外目前还在紧锣密鼓组织掇蛋裁判员的培训和选拔。副会长的话说起这些牌飞色舞，热情高涨。言谈之间我想这是一个新时代的来临。掇蛋时代真的来了。

棋牌是智力的博弈，从更高的角度看，则是命运的安排。运气不决定一切，但运气能决定你的手牌。绝大部分的牌类游戏都是手牌互换，不同的人面对同样的手牌做出什么样的决定，获得什么样的结果。前者看性格，后者体现人格。无论如何，这种由于手牌不同，结果不同带来的情绪波动，是俗人幸福感的来源之一，棋牌游戏是打发闲暇时光，汇聚亲朋好友的最好出路。但人性中总会有赌徒倾向，不留神很多人就会踏入歧途。余华借此写成了《活着》里的福贵，杰克却因一手幸运的手牌踏上了泰坦尼克号，留下一段凄美爱情为我们哀叹。人生岂能没有棋牌？

小时候吃饭，我们的餐桌往往是不固定的：在村口樟树下，男人一拨，女人一拨，孩子一拨。男的扯家事国事地球上的事，女人扯娃的事男人的事婆婆的事。孩子们不管这些，只看你碗里有啥我碗里有啥。“花样娘子人家的好，痢痢头儿子自己的好。”最好吃的菜，就是别人碗里的。我哥有个小伙伴叫金龙，他父亲有弓，会上山逮兔子、捉黄麂。那个年代山货不值钱，也没禁猎。猪肉6.8角一斤，兔子黄麂只要两三角一斤，大哥和他们换着吃肉，两块黄麂肉，换一块红烧肉。

暮色四合，呼了鸡赶了鸭归了窝，家家户户就把饭桌搬到院子里来了。一张小方桌，四条长凳子，男人们喝上几口土烧，就是对劳碌一天的犒赏。菜蔬都是来自大地的恩赐，春天是一年中最野菜最旺盛的季节。小笋、蕨菜、蘑菇，用她锅滚开了，鲜美无比。如果刚好打到一只野兔，左右舍循味而来。大家都不用客气和招呼，你一筷我一勺的，一锅汤都淘饭吃得干干净净。

夏天的牵藤在河里溪沟里，摸几条鱼，用油煎了，红烧或者滚豆腐，螃蟹捉来用面粉裹了油炸。现在的草头炒年糕，是饭店里的一道时鲜菜。以前在乡下，草头是猪最喜欢的食物，想摘了炒着吃，随意下田采几大把。

说到养猪，我有个老名叫淑女，自称“养猪的淑女”“一个基层养猪从业者”，养了十多年的猪。淑女的母亲就是养猪大户，淑女在北京读大学念的是农业专业，毕业后接过了母亲的棒子。她家养的是两头乌，就是头黑尾巴黑的品种，肉质口感比一般猪好很多，堪称猪肉中的“爱马仕”。

养猪这件事情到了淑女手上，知道的是养猪，不知道的以为每天在欧洲打卡。吃饭时，餐桌上先铺好洁白的亚麻桌布，摆好餐盘放好鲜花，早餐有石榴汁、沙拉、土司、甜甜圈、煎饼，晚餐经常放在院子里的游泳池旁。用的餐具是哥本哈根、梅森、唯宝的瓷器，东方意味浓郁

的蓝花系列，优雅精致的金花边唐草，闪闪发亮的银器，还有咖啡机、水壶、面包机、烧烤炉等等。

桐庐分水镇是中国制笔之乡，也是全县稻田作物大镇，当地人习惯把孩子妈妈叫做娘们。几个大老爷苦笑，这些娘们花样多，不仅仅是养猪的娘们，还有种水稻的娘们、种花的娘们、种茶叶的娘们，我们明明是在农村乡下，好像生活在法国一样，吃饭要先铺桌布，还要点蜡烛，装菜要用蓝花金边盘子。以前稀里呼噜喝个汤得了，现在搞个双耳带盖碗，什么南瓜汤、蘑菇汤好多种。餐桌上放着大丽花、玫瑰花、洋桔梗，一车一车往家里拉。人还没有吃上，手机和相机先吃，摄影器材几万几万的哦，败家啊。

这些娘们喝下午茶像拍大片，有的时候是在绣球花开的院子里，有的时候就在天空之下大地之上。春天是一望无际的青色的麦子，秋天是金色稻穗千层

浪，一群穿着白裙子戴着草帽的娘们，在田野里摆上洁白的餐桌，哥本哈根的神壶，烘焙出炉的甜点，倒上红茶和咖啡，弄得很仙气。

现在的淑女不仅仅是淑女，养猪不仅仅是养猪，种田不仅仅是种田，樱花节、沙滩节、稻田艺术节，这场大地上的盛宴是越来越好看了。前阵子回老家，早上晨跑，遇见从地里干完活回来的表叔，扛着锄头沾着泥巴。我说你这把年纪，怎么不多睡一会。表叔摆摆手说别提了，都是那个宝贝孙子搞出来的。孙子大学毕业回老家从事乡村振兴。喏，把原来生产队的牛栏，都改造成咖啡馆了，总是喊大家去喝咖啡。我们年纪大的人，喝了咖啡，哪里睡得着，四五点就起来干农活了，睡不着，根本睡不着啊。

我们的生命里总会遇到一些“发光的人和事”，这些人是我们的“生命中的光”。请看清日本栏。

十日谈

餐桌的氛围 责编:刘芳

大地餐桌

邱仙萍